

知识改变命运

□朱清植

我走过很多的路，遇到过很多的人，吃过很多的苦，当再次捧起书本，埋头苦读，多年之后蓦然回首，能改变一个人窘迫的命运，知识才是唯一的通途。

节省贪玩的时间，多读一本书，多学一门知识，更多的时候是多了一种迎难而上的实力，多了一种选择，多了一份改变道路的能力。

学生时代的我，对未来迷惘，对现实逃避，总拿着各种借口去搪塞自己的不努力。说得最多的无非是“读书无用”；读书有什么用，某某老板小学毕业，某某老板初中毕业，不照样赚大钱，让那些硕士毕业的，博士毕业的，给他们打工吗？似乎那年的我们都有一个臆想，总结起来无非是读书差的都是当老板的命，开奔驰，坐宝马，读书好的都是996的打工仔过着窘迫的生活。我们拿着那些凤毛麟角的成功案例去搪塞，去找借口，去虚度光阴浪费了学生时代接触知识的大好机会。

如今，我再去回味那段时光，总觉得可笑之极，那些成功的案例是改革开放的时代红利，铸就的一批人，随着时代的进步，越来越多的成功人士都有着深厚的知识储备，而早成功的那批人如今也报着各种培训班，没有因为成功放弃对知识的探求。而那年眼光狭隘的我们只看到了“低学历高成就”却忽视了那些人背后付出的努力及对知识的渴望。

社会是最好的老师，毕业那年，我们几个同学总以为凭借着自己在学校“光鲜”的履历，找份年薪20万元的工作先锻炼锻炼自己，总不是啥难事吧。结果现实打我们的脸，拿着1500元的工资，喊着要上市、一夜暴富诸如此类不切实际的口号，命运在那一刻形成了一道巨大的沟壑，一头是优等生，一头是普通生。学历是敲门砖，能力是成功的阶梯，连敲门砖都没有，又如何去攀登那些阶梯呢？再说，学习本就是一场修行，做一行干一行，行行出状元，连普通的学习都做不到，更何况去攀登那些难之又难的高峰呢？

我不甘心命运的车轮就这样从我身上无情地碾过，知识就是这样，只要有恒心，肯付出，不怕累，无论什么年龄，努力和汗水总会在改变命运这条路上绽放渲染的果实。于是在别人异样的眼光中，我发了疯地学习，学写材料，学写通讯稿，学写散文，所有能学的我都学，我坚信，命运从来不会垂青毫无准备的人，学生时代不肯吃的苦，放弃了有所选择的机会，不用去羡慕别人，没有敲门砖，靠自己制造敲门砖，现在加倍努力，总会打开命运之门。

机会这个词，会在我们的人生中出现很多次，它会改变我们许多，而知识则是抓住这个机会的唯一钥匙。我从无一技之长，到文转理，理转工，吃过社会鞭策的我，从来没有因为不是专业出来的，再拿着各种借口去搪塞，去放弃学习的道路，岁月不负追梦人，想要获得别人的认可，首先要改变的是自己，改变自己的态度，胸无点墨，又何以立足人生，躺平躺得了一时，却躺不了一辈子。

机会从来不会吝啬那些准备好的人，而知识则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，怀才不遇只是暂时的，有所准备，才有所选择，无论在什么年代，什么年龄，拿起书本，用知识去填充自己，对得起自己，不后悔，让自己不自来这人世间一遭才是正确的选择。



我的“农中”，我的俞老师

□史明忠

人一旦进入老年，对年轻时所经历过的事和遇见过的人，总是不会忘记，并且愈加深刻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“农中”读书生活，现在回想起来，犹如昨天一般，一幕一幕，一遍一遍，反反复复地在脑海里重播，尤其是对当年的班主任俞老师。

1968年秋，普陀全县各地都办起了渔业中学、农业中学，学制两年。当时的沈家门镇决定在鲁家峙创办一所农业中学，全称为“沈家门农业中学”，校址选在鲁家峙的长山南麓。学校建得非常简陋，都是就地取材，山墙和石坎都是用炸药从山上轰下来的乱石砌成，室内墙体用黄泥填抹，外面抹一层石灰。房屋的构件都采用人字架结构，地面都是用黄泥夯压。第三进房屋的前面有一口水井，蛮大的。井台倒是用水泥抹面的，这也是整个学校唯一的水泥平面了。教室里只有一些破旧的课桌，凳子一根没有，都是学生自带。学校的篮球场只有两个摇摇欲坠的木制篮架，两个篮圈咣当咣当，锈蚀得让人不可攀。

学校没有围墙，更没有校门。实行的是半工半读，开门办学，聘请老农民上课讲农业生产知识，学习与劳动相结合。文化课没有教科书，人人发一本红宝书。“农中”自1968年秋建校到1974年底停办，历时6年。

1972年春节过出，春风杨柳万千条，我们迎来了新的学年。“七一届”走了，一部分同学有幸被留下来继续读书。几个民办学校的班级也转到了“农中”。共设三个班级，我在一班。

俞老师名叫俞月明，宁海人，那年刚刚27岁，比我大10岁，是我们班的班主任。他的到来，给我们班带来了春天的清新和阳光。开学第一天，他往讲台一站，同学们都一改往日课前嬉闹逗趣的习惯，个个鸦雀无声。只见俞老师身着一件蓝色中式直襟棉袄罩衫，唇红齿白，眉清目秀，1米70多的个子，风度翩翩，气质儒雅，像电影明星，玉树临风。

俞老师一口宁海方言，跟舟山话没多大区

别。还教我们班的数学和物理。俞老师不仅相貌堂堂，书也教得非常好。他教的平面几何与三角函数，黑板上画出来的图形，没用三角尺和量角器，其角与直线按比例和实际角度、长度相差无几。讲解时口齿清楚，吐字清晰，逻辑性强，没有一句多余的废话，把同学们的注意力全都吸引到黑板上，课堂上只有俞老师的讲课声和粉笔在黑板上的吱吱声。从此，同学们对学习数学的兴趣有了大大的提高，数学成绩也随之提高。懒做作业、拖欠作业的情况再也没有出现过。尤其是我本人，自从俞老师来了以后，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有时课堂上听过觉得还不过瘾，放学后到俞老师寝室又要俞老师教比课本更有难度的数学题，俞老师非常耐心，不厌其烦地分析讲解解题的方法和技巧。到后来俞老师对我说，初中部分的数学难题你都已经掌握了，考高中是没有问题的。果然后来我以数学100分的成绩，考进了普陀中学。俞老师还带同学们走出课堂，带上他自己做的简易测绘架和量角器，到操场示范指导我们测量山的高度。什么前视读数、后视读数以及计算方法，我到现在还没有忘记。

俞老师上物理课时经常会在黑板上画简笔画，寥寥几笔，却是形象生动。一次上电学课，俞老师说人为什么一触碰到高压线就会触电身亡，而鸟停在高压线上却安然无恙？于是俞老师就在黑板上画了两根电线，几只燕子停立在电线上，这几只燕子画得實在是太好太真了，黑色的身体，粉红的小脸，相互对视，眉目传情，仿佛能听到燕语呢喃。

学校没有专职的音乐教师，这也难不倒多才多艺的俞老师。那天音乐课，俞老师拿了一把京胡，随手搬来一条凳子，坐下后试了一下琴音，然后站起来问同学们：谁会唱革命样板戏？同学们纷纷举手。于是俞老师就说今天我们来一段沙家浜中的“智斗”，叫女同学陈玲娟扮唱阿庆嫂，男同学冯万龙、费祥明分别

山海绵绵翠竹长

□赵行法

逢“清明节”“教师节”时，我就特别思念何竹龄老师。如果说父母是我人生的第一位导师，那么何老师是我除父母以外的第一位人生师长。她对我的殷殷之情，特别是体弱劣势的品格，我始终铭记在心。她对我的谆谆教诲，则成为我毕生的精神动力、奋斗力量。

我出生于一个普通而极度贫穷的渔民家庭，8岁时来到“闸口小学分部”报名，入读一年级。“闸口小学分部”位于高亭闸口翁家岙的原“闸口农业大队”队部大门入口处。也是从那时起，我受到何竹龄老师无微不至的关怀与教导。

何老师身体瘦弱，看上去弱不禁风，但她总是忘我工作，上班第一个到校，下班最后一个离校，是全校师生公认的母爱型校长。那个年代，姐妹俩、姐弟仨在同一班级，大小年龄相差四五岁的现象，各个班级都有；一些顽劣男生戏闹课堂、欺侮年轻教师的事时有发生。有些青年教师被顽劣学生欺侮后，常哭着找何校长。每当这时，她总是用银铃般的中低音，以慈母般体贴的语言进行劝慰，然后将带头闹事的顽劣学生叫到校长办公室。那些受训责的学生从校长室出来后，会自己向被欺侮的老师“嬉笑”着检讨、问好。

对考试成绩差的，特别是那些常常将书包藏到某个角落里去逃课的顽劣学生，何老师则是如慈母般谆谆教导；对我这样一个不能及时上交作业、两天缺课、三天迟到的“差生”，她经常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去：“赵行法同学，老师知道，依勿是不想学习、不肯努力，实在是因为依要帮依母亲‘割猪草’‘研柴’‘抬料’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依每门成绩还能保持在90分上下，确实是不容易了。如果有时间让依安心学习的话，成绩肯定还能大幅度提上去。依今后如果发现不懂的问题，可以大胆地问老师，也可以到办公室来问我，不要怕难为情。”

一番话说得我热泪滚滚地往下流，暗自下决心要更努力，不辜负老师的厚爱。

可我家太穷了，每学期1元5角的学费都要东拼西凑，往往还要拖延至学期快要结束时才能交清，还是5角、1元的分次缴纳。在自尊心与自卑感的双重挤压下，我的内心十分痛苦。有几次，课堂上班主任老师对几名未交清学费的同学进行点名催缴，我是其中之一，我更是感到无地自容，可又深知母亲也无力为力，回家也不敢跟母亲说。

得知班主任老师催讨后，何校长又把我叫到办公室：“老师知道依实在困难，不是赖着不肯交。到下星期，老师发工资后，先给依代缴好，待依母亲给依了，再还我，可以吗？”

一星期后，母亲不知从哪里筹到了3元钞票，面额都是1角、2角、5角的，分给我和大妹妹。当我将1元5角钱交给班主任老师时，被告知何校长已替我垫付了，我于是请班主任老师替我还给何校长。

1969年下半年，老师布置作业，叫每个学生写一篇“学习与实践——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”的作文。我实在是想不出要写什么、怎么写，就将上学期用春节期间从外婆、阿姨处得到的“压岁钿”，经母亲同意后交学费的事作为素材，写成了一篇，题目就是“学习与实践”。第二年“清明节”祭扫活动结束后，我们来到“大岙小学”操场，参加全县中小学学生大会，会上表彰“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”，没想到我是全县6名受表彰者之一，特别是，我的作文还作为“范文”由班主任老师在大会上进行了朗读，而且是全县小学二年级段唯一的“范文”。当表彰名单宣布、朗读“范文”时，我真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直到主持大会的县教育局领导再次点名，班主任老师催促我上台领奖时，我才体会到这是真实的。

我的“书法老师”

□郭亚峰

时光飞逝，斗转星移，不知不觉间，又过了好多年。曾记得当年，满腔热血，意气风发，怀揣着梦想，辞去干了三年的工作，前往新疆，与朋友创办了音乐艺考学校，体验了一把当老师的感觉。

作为老师，肩上挑着的是更多的责任。二十六七的我，面对高三学生，既要当爹，又要当妈，还要做心理辅导，深深地体会到当教师的不易。

也正是在那时遇见了靳惠民老师。由于我喜爱书法，刚到新疆不久，想认识新疆书法圈内的老师，但是苦于没人介绍，于是搜了几个当地的书法群加了进去，其中一个就是靳老师建的书法群，从此跟靳老师结成了忘年交。

靳老师八十多岁，安徽阜阳人，年轻时任教于新疆高校，是最早响应国家号召，支援新疆的那批人。听他讲，刚来新疆那会，他还是个热血青年，现在早已儿孙满堂，垂垂老矣。靳老师虽

年八十多，但却容光焕发，精神抖擞，还在学习PS，在他身上我看到不输年轻人的那种激情。靳老师诗、词、书法、文章、绘画兼善，还精通俄语。两个孩子都在国外，其中还有个侄女是清华大学的老师。初识靳老师时，本以他退休前是教授汉语言文学类的专业，直到去他家之后，才知道他是教电子学的。靳老师家里不大，屋子里堆满了各类书籍，看了之后非常震撼。坐在他身边，随手翻出了一本高等数学的书，他给我讲的头头是道，但我却听得稀里糊涂，只因我已将自己学的高等数学还给了老师。

靳老师退休后，不取报酬兼任新疆某所高校书法社团的老师，闲余之时忙着编书，一忙就是凌晨一两时，几十年如一日。有时候一个人忙不过来，会请他的学生过来帮忙。在他的带领下，为学校编写了二十多部书籍，大多都是关于学校文化方面的。

靳老师还编写其他书籍，其中一部是关于

扮唱刁德一和胡传魁，其余同学可以自由随唱。俞老师操起京胡，拉完开场，一场“智斗”就开戏了。同学们有的随唱，有的叫好。虽然场面有点乱，但大家都充满了欢乐和兴奋。此后，班里的音乐课都会响起俞老师的京胡声和同学们的京腔声与欢笑。

俞老师篮球也打得不错，经常与我们几个爱好篮球的同学到老虎山部队去打球。一来二去，部队同志也都熟悉了，还与学校建起了友好关系。在俞老师的促动下，我们组织了加上俞老师共6个人的篮球队。那时候，学生考试的试卷都是老师用一块钢板、一支铁笔和一张蜡纸，自己刻出来的。俞老师他有绝招，刻出来的字个个大小一致，字体方正，标准的仿宋体。他说他有独门绝活，因为钢板的平面上有一条条细细密密的45度交叉对角线，只要把钢板转一转，转到45度，铁笔顺着对角线刻写，就能刻写出方方正正的仿宋体了。我试了一下，果然如此。后来我自己当老师，刻写蜡纸时，就用俞老师教的方法来刻写。有几个老师看我蜡纸刻得好看，就要我帮他们刻。当时的感觉很是良好，只可惜现在这门绝活已经用不上了。

俞老师不仅多才多艺，为人也很和善友爱，对待学生和蔼可亲，循循善诱，即使对于几个调皮捣蛋的学生，俞老师也从来没有发过火。有一次下雨天，同学张振恩从学校旁边的菜地里抓来一大把湿泥，捏成团后悄悄的抛进钟里面。结果钟敲不响，后来经老师察看，才发现钟里面有一坨烂泥团。俞老师一进教室，就知道又是张振恩干的好事，简单批评几句后就不再说什么了。

后来，随着俞老师工作调动，我的升学就业，渐渐就断了联系，直到2000年的一个夏天，一个偶尔的机会，我得到俞老师的消息。电话打通那一刻，听得出俞老师的内心与我一样也充满着激动。此后我每到杭州出差开会，都要到俞老师家去看看聊聊。如今，俞老师因病去世。痛哉哀哉，吾失恩师，从此阴阳两隔，只有梦中相聚。

1970年8月，我父亲在上海横沙港口从渔船上落海遇难，家里雪上加霜，陷入了绝境。不多久，我爷爷也因悲痛过度而离世了。

何老师得悉后，数次找我谈话，给予劝慰、关怀，默默地陪我流泪。得知我母亲劝我休学的消息后，她赶到我家，动员母亲让我继续上学，并向我母亲承诺，可以让我随时请假，以便让我做完母亲安排给我的家庭劳动。在何老师的劝导下，我母亲最后同意我完成小学学业。在何老师无微不至的关怀、鼓励下，尽管是经常请假缺课和迟到，但我还是艰难地完成了小学学业，毕业考的成绩大大超过了可以升学读初中的划线。

但我放弃了升学。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了，一家3只书包，光是每年的书学费都要超过15元，这确实是我母亲难以承担的。1972年春节前的一天，我在家门口劈木柴，见四年级班主任陈荷娣老师从我家门口经过。我向陈老师问好，突然间一个冲动涌上来，对陈老师说，请她带信给何校长，自己想报名升学。陈荷娣老师满口答应，但她又说：“很可能已经太迟了，听说升学名单早已上报了。”

我提心吊胆地过了一个星期，以为没有希望了。到正月初八，翁同学给我带来了“初中入学通知书”。他告诉我说：接到陈荷娣老师的口信后，何校长很高兴，因临近春节，教育局领导很难找，所以直到今天才办妥补报手续。何校长要我一定要坚持下去，克服一切困难，把初中读完。我一阵感动，咬了咬牙。

后来，虽然我只读了一学期初中，辜负了何校长的期望，但这一学期的初中历程，还是让我开阔了视野，学到了很多知识，特别是实现了自己进入岱山最高学府“岱山中学”学习的强烈欲望。但之后的我，无论做什么，都牢记着何竹龄校长等师尊的关爱和鼓励，并引以为动力，不断努力。

他老师李殷木的书籍，靳老师年轻时曾师从过西北老一辈艺术家李殷木先生，他对李殷木先生推崇备至。李殷木先生是甘肃天水人，年轻时师从过书法大师沈尹默先生，所以字画也是一绝，在西北一带很有名。加上年轻时在陇南一带参加过革命，因此当靳老师知道我是陇南人时，聊得很是投机，再加上我对历史了解得也比较多，因此，靳老师更加喜欢我，在他心目中，早已把我当成他的学生了。在新疆的那段时间，每次社团有活动时都会邀请我去参加。

自闭桃源称太古，欲栽大木柱长天。他们这代人汗洒边疆，辛勤耕耘，栽得万千栋梁，为边疆培养了很多人才。在这代人身上看到了开拓、进取、奉献、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。韩愈说“师者，传道授业解惑也”，我虽与靳老师没有直接的师承关系，但是，老一辈人的精神和教诲，何尝不是在为我传道解惑，很感谢他能把我当成他众多学子当中的一员。